

21世纪外国文学
系列教材

俄国小说史

任子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俄国小说史

任子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小说史/任子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21世纪外国文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15544-8

I. 俄… II. 任… III. 小说史-俄罗斯-高等学校-教材 IV. I5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1193 号

书 名: 俄国小说史

著作责任者: 任子峰 著

责任编辑: 唐 薇 王晓宇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544-8/I·213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河北滦县鑫华书刊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0 印张 58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李明滨

我们同子峰教授才几年不见,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写出了《俄国小说史》,一部近60万字的巨著。其效率实在令人惊叹。须知写历史,不是写小说,或是写诗歌,只要有灵感就行。而是要靠勤奋,辛苦劳作,搜寻资料,爬罗剔抉,竭泽而渔;还要梳理归纳,理清脉络,提到理论高度来分析,得出应有的结论。他告诉我花了几年功夫,锲而不舍,心无旁骛,想的和做的就是这件事。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搜集的资料颇为齐全,分析得又极为细致。分析中时有新意,读来令人兴味陡增。有些资料和论断是一般讲俄国文学通史时所未见,或别人不甚注意的。

20世纪60年代的北大俄文系学人,大概都了解子峰是一位中外文学兼通的人才。他求学期间,就立志“治俄文,穷俄事”且兼注于修炼中文,实践了先师曹靖华教授勉励学生的话语:“中外文并举,两条腿走路。”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涉猎更广,学术视野更加开阔,理论功底更加深厚,具有了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实力。

外文系的学人,一般都抱有当翻译家的理想。无论文学作品,或文艺论著,只要能翻译就行。然而时至20世纪90年代,俄国文学的情况已发生变化。一个世纪前我国开始引进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经过几代译者和编辑的努力,这项工程已基本完成,有关的重要论著亦相继翻译出版。即便是俄罗斯文学史书,也早有了布罗茨基主编的《俄国文学史》(上、中、下卷)的中译本。80年代甚至出版了几种第二代俄国文学史书的中译。面对新的形势,子峰适时地舍弃单纯翻译一途,转向研究,决定自己动手撰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的眼光和敏感。

俄国小说,无论在俄国或中国,都影响巨大,在文学史上按体裁的分类里也举足轻重。况且俄国学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写了类别史,无论长篇小说史,或中篇小说史,均已成书在案,直接翻译过来也未尝不可。比起重新构造、别撰新书当是容易得多。不过,那毕竟是译作,缺乏我国学者的治学心得,而且译本读来总有相当的“隔膜”。所以本书作者决然“避轻就

重”，知难而进，遂有了今日这部填补空白之作，它成为我国学者首次撰写的这类史书。

首先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俄国学界依欧洲文艺学的体裁分类惯例，即所谓文学作品体裁“三分法”，把不属于诗歌和戏剧的文学作品，统统归入“Проза”，翻译过来就是“散文”。这令我国读者时常感到困惑：“散文”等于“小说”，或包括“小说”？同时，俄国人在处理宽泛的概念“散文”时，又是就其中的内容分别对待的，细分出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以及特写、故事、传说等等。长篇和中篇小说已有人撰史，短篇则无人涉及。这又使我国读者增加一层困惑。本书作者从我国实际出发，按照我们对文学作品体裁的分类习惯，除去诗歌，戏剧两类外，再划去散文一类（按我国习惯真正属于“散文”的体裁），只专门研究“小说”一类，把长、中、短篇小说熔于一炉，作整体观照。在时限上也定为11—19世纪，正是俄国小说从产生到高度繁荣的历史时期。这样在我国读者看来，简捷明了，脉络清晰，在体例和内容上就具有了我国学者著作的特色。

其二是关于本书的目标。作者抱定，其目的在于“探讨俄国小说发展的内在规律，总结它的创作经验、思想艺术成就和特点”，既为发展学科本身，亦为我国学术界提供借鉴。仔细读来，应该说这个目标已经达到。本书不但系统阐明俄国小说从产生、发展到繁荣的历史，而且揭示了它外来的影响和本土的依据，尤其是外来因素如何被“俄国化”问题。这方面过去讲俄国文学通史时较少涉及，往往按从苏联译过来的史书“照本宣科”，而对方学者又常避而不谈的（由于时代的原因使他们避谈“西方”的影响）。如今本书作者在新的时期有新的考察和收获，实为可喜。

俄国古代文学在漫长的岁月中，除了12世纪古典文学少数几颗“明珠”，再无其他足以称誉世界的名著。尽管如此，本书作者在小说寻踪探源时，还是点点滴滴找出了小说一路走来，有哪些明显可观的足跡，并且阐述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小说怎样与文学整体同步建立起具有民族独特性的。

实际上，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叶，俄罗斯文学在其成长发展中，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无论整个民族文学，还是单项小说，都是善于借鉴，把西欧文学进展中的种种流派统统吸收过来，为我使用。一旦发现某种流派不适合需要，便迅速抛弃，再找新的、更为适用的流派为武器，加以掌握、运用和发展。西欧17世纪以来几百年间先后出现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诸多文学流派，俄国在18世纪的一百年间都试过了，最后在19世纪30、40年代才选定现实主义，让它成为发展俄国19世纪文学的有力武器，本书在客观地叙写小说史时，正是阐明了俄国文学的这条发展规律。

作者提出，19世纪是俄国小说的黄金时代，特别用了大篇幅予以论述（在总

共12章中用了10章,占全书的六分之五),从40年代的崛起、50、60年代的繁荣、70年代的继续发展到80、90年代达到高峰。前后四个阶段,不但历史分段合理,脉络清楚,而且各个阶段的小说形态、特点,都有精到的论断。普希金的诗体小说,莱蒙托夫的“心灵辩证法”,果戈理“高超的讽刺艺术”,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哲理”,屠格涅夫的“敏感、简洁和优美”,民粹派作家前所未有的贴近生活和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谢德林“尖刻、辛辣的讽刺”,陀思妥耶夫斯基“虚幻的现实主义”和“复调”叙事,契诃夫的“简炼、精致”,最后归结到托尔斯泰为“史诗形式的伟大创造者”,等等。这些见解有的前人曾经论及,有的前人论而不细,当然,也有的未曾被涉及。但作如此明晰的分析和系统的归类,则是作者的功力。他向我们展示了俄国小说创作的丰富和多样。

其三是本书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作为论著,其深刻和严谨的分析,已如前述。作为教材,则做到了全面系统,又重点突出。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为学生“科班出身”所必须,否则将来处理个别作家作品时难免局促踌躇,不敢纵向深入,或横向对比,因为只“见木不见林”。重点突出大作家,则是掌握一国乃至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所必须的。因为论国家和历史时期的文学成就,毕竟是以大作家为标志的。现在作者明确地告诉我们,俄罗斯正是以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五大长篇小说作家而傲称于世界。他为五位作家都设立专章,既叙写他们的生平与创作,又细析其长篇代表作品,让人了解到俄国文学正是因19世纪长篇小说如此集中出现的非凡成就而享誉世界的。

最后,在我看来,作者的新著还另有一层新的意义。北大自上世纪50年代初曹先生组建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就致力于突出文学特色。不但培养了翻译家,而且创建了俄苏文学学科,至80年代学科臻于完备。就著作和教材而言,已有俄苏文学的通史、断代史和按体裁分类的诗歌、小说史等等,以及一系列作家的专论。唯其中分量很重的一类俄国小说史(从古代到19世纪)迟迟未见问世。北大办系向以治史见长,缺此一大项目,未免令人遗憾。如今子峰君勉力耕耘,收获如此硕果,成为完善学科的重要补充。为此,让我们由衷地庆贺他的新书诞生,并且记住他对于学科的贡献。

2009年6月6日

目 录

序 言（李明滨） / 1

绪 论 / 1

第一章 11—17 世纪俄国小说的孕育和萌芽 / 8

第一节 俄国小说的孕育 / 8

第二节 俄国小说的萌芽 / 16

第二章 18 世纪俄国小说的初步形成 / 23

第一节 小说的命运：文学家族中的“丑小鸭” / 23

第二节 “彼得故事” / 26

第三节 艾明、楚尔科夫和拉季舍夫的创作 / 29

第四节 卡拉姆津 / 34

第三章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小说的新探索 / 43

第一节 19 世纪初俄国小说成长的社会文化氛围 / 43

第二节 浪漫主义中篇小说 / 47

第三节 长篇小说 / 61

第四章 普希金 / 75

第一节 “一座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纪念碑” / 75

第二节 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 / 80

第三节 散文体小说 / 93

第四节 《上尉的女儿》 / 99

第五章 4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的胜利 / 107

第一节 “自然派”在斗争中崛起 / 107

第二节 40年代小说创作概观 / 111

第三节 别林斯基的小说美学 / 117

第四节 莱蒙托夫的小说创作 / 128

第五节 赫尔岑的小说创作 / 135

第六章 果戈理 / 146

第一节 “文坛盟主”的艺术人生 / 146

第二节 中短篇小说 / 152

第三节 《死魂灵》 / 162

第四节 高超的讽刺艺术 / 174

第七章 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 / 181

第一节 小说发展概况及其特点 / 181

第二节 “新人”小说和“反虚无主义”小说 / 189

第三节 平民知识分子小说家和皮谢姆斯基、斯列普佐夫 / 194

第四节 车尔尼雪夫斯基 / 204

第五节 冈察洛夫 / 222

第八章 屠格涅夫 / 236

第一节 萍踪游子的艺术之路 / 236

第二节 《猎人笔记》及其他中短篇小说 / 242

第三节 《罗亭》和《贵族之家》 / 253

第四节 《前夜》和《父与子》 / 261

第五节 屠格涅夫的小说艺术 / 273

第九章 7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的继续发展 / 281

第一节 时代的变迁和小说的新特点 / 281

第二节 民粹派小说家 / 286

第三节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 298

第四节	列斯科夫 / 315
第十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 / 324
第一节	命途多舛的小说艺术家 / 324
第二节	中短篇小说 / 332
第三节	《罪与罚》/ 340
第四节	《白痴》/ 347
第五节	《卡拉马佐夫兄弟》/ 353
第六节	小说艺术的开拓与创新 / 360
第十一章	八九十年代小说的演变和发展 / 369
第一节	多元化文学流派语境中的小说新景观 / 369
第二节	现实主义小说家 / 379
第三节	契诃夫 / 389
第四节	柯罗连科 / 405
第十二章	托尔斯泰 / 417
第一节	走向“天国”的人生旅程 / 417
第二节	中短篇小说 / 422
第三节	《战争与和平》/ 435
第四节	《安娜·卡列尼娜》/ 442
第五节	《复活》/ 450
第六节	文学巨擘的艺术特质 / 457
结束语	/ 466
主要参考书目	/ 470

绪 论

俄国小说起步较晚,但一旦崛起就突飞猛进,特别是19世纪,名家辈出,灿若群星,成就辉煌,标志着小说艺术的高峰,令世界瞩目。俄国小说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它是俄国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探讨它发展的内在规律,总结它的创作经验、思想艺术成就和特点,不仅对世界文学学科的基本建设、对我们国家俄国文学的深入研究极为必要,而且对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小说创作也有促进作用和借鉴意义。这是作者撰写这本书的目的。

当前研究俄国小说的著作除了一般俄国文学史的部分章节外,国内外这方面的专著大致有这样几种:苏联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弗里德连捷尔等主编的《俄国长篇小说史》(1962—1964)、梅拉赫主编的《19世纪俄国中篇小说》(1973),国内的则有彭克巽著《苏联小说史》(1988)、许贤绪著《当代苏联小说史》(1992)。唯独缺失研究11—19世纪末俄国小说发展历史的专著。而这将近漫漫千年,恰恰是俄国小说从兴起、发展到繁荣昌盛、走向最辉煌的历程。这段空白无疑是俄国文学研究的一大缺憾。我们这部著作就想贡献一点微薄之力,虽不敢妄称填补空白,但愿作引玉之砖,以期有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问世。

我们的研究对象当然是俄国小说。但是哪些作家、作品应该纳入研究范围,或者说有资格入史,恐怕意见并非一致。笔者曾看到И. А. 古尔维奇写的题为《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小说》(1991)的一本小册子,是供开放大学

使用的教材。该书根据词典的解释,将“小说”(беллестристика)一词的含义概括为三点:(1)文学作品,(2)叙事散文,(3)“消遣读物”。据此,该书作者将叙事文学作品分为两部分:优秀的、高级的归入“经典作品”;次等的、二流的,但又有一定思想艺术价值的则称之为“小说”。我们认为,对小说的这种理解和划分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我们是把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言的,凡是以散文的形式,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命运、性格、行为、思想、感情、心理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活动的环境进行具体的艺术描写的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小说。因篇幅长短和容量大小,小说有长、中、短篇之分;根据思想艺术质量,作品又有优劣高低之别,对它们自然有不同的评价。但不论其篇幅长短或质量优劣,都属于小说这种体裁范畴。其次,将小说视为“低级”的、“鄙俗”的“消遣读物”,这种观念早已过时,不应再以这种观点来界定小说。

苏联时期的研究体例是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分别进行探讨(短篇小说未涉及),我们则将长、中、短篇小说熔于一炉,将11—19世纪末的俄国小说贯穿为一体,进行综合的、系统的研究,探讨它发生、发展、繁荣的历史,勾勒小说思潮、流派嬗替变化的轨迹,阐明其思想艺术特质以及对世界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对小说艺术大师和重点作家进行了详尽评述,力图在体例和内容上体现出自己的特色。

二

就世界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小说的兴起晚于戏剧和诗歌。有的论者将欧洲小说的起源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认为《荷马史诗》是欧洲小说之滥觞,而公元2世纪古罗马作家阿普列尤斯创作的《金驴记》(又名《变形记》)是欧洲第一部长篇小说。俄国社会发展远远滞后,俄国小说的兴起自然也晚很多。直到11—16世纪,俄国小说还在文化和文学的母体中孕育。公元988年,基辅大公符拉基米尔定基督教为国教,随之,《圣经》、圣徒传等大批宗教书籍和历史演义、小说、故事等世俗作品从拜占廷、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等国译介进基辅罗斯。这对尚在孕育中的俄国小说提供了借鉴,对它的诞生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基辅罗斯时期,俄国的本土文学也有了最初的收获。除了圣徒传、历史故事外,编年史《往年的故事》和英雄诗史《伊戈尔远征记》是该时期最重要的两部作品。13—15世纪蒙古人入侵时期则产生了许多反映俄国人民反抗侵略、英勇斗争的战争故事。这些作品中的诸多生动的故事情节、场景渲染、形象塑造、性格刻画、细节描写等小说要素已显露出来。此为俄国小说的孕育阶段。

17 世纪,随着俄国专制农奴制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它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欧洲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骑士小说被介绍到俄国。骑士小说冲破宗教禁欲主义的藩篱,表现了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追求,它的引入对促进俄国文化和文学的“世俗化”有积极影响。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逐渐摆脱了宗教的羁绊,向世俗化、民主化、现实化方向发展,涌现出许多以普通人为主人公的故事,有劝诫说教味浓厚的教诲故事,如《戈列-兹洛恰斯基的故事》、《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有反映城市世风人情的世态故事,如《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卡尔波·苏图洛夫的故事》;还有大量的富有民主精神和批判意义的讽刺故事,如《谢米亚卡的审判故事》、《棘鲈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更加接近现实生活,关注个人的命运,注重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画,尤其是有了艺术虚构,使叙事文学脱离了“真人真事”的窠臼而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些文学现象表明,17 世纪俄国小说已初露嫩芽。

18 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开放大大加强了俄国的经济实力。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使市民阶层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更加广泛、庞大的读者群体,而通俗易懂、趣味性、消遣性的叙事散文更适合他们的口味。读者的需求和趣味是文学发展演变的动因。所以,随着市民阶级的崛起,小说也逐渐兴旺起来。正如黑格尔所说,小说是“近代市民阶级的诗史”。

18 世纪最初 25 年,俄国流行的是反映彼得一世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变化的“彼得故事”。这类故事还比较粗糙、幼稚,有明显的模仿痕迹。30—80 年代,俄国文坛是古典主义的天下,小说被认为“伤风败俗”而备受歧视,根本没有资格登上大雅之堂,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坊间流传。而 18 世纪的欧洲,小说园地在启蒙思想的浇灌下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法国启蒙作家的哲理小说,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和感伤主义小说,皆成就斐然。18 世纪中叶,欧洲作家萨勒日、伏尔泰、卢梭、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理查逊、歌德、塞万提斯等人的作品相继被译介进俄国,为俄国作家提供了艺术借鉴,有力推动了刚刚起步的俄国小说的发展。直到此时,文学界对小说的偏见才渐被克服,小说的地位才有所改变,创作数量逐年增加。

此时,俄国出现了第一批敢于在作品上署名的小说家,其代表者是艾明和楚尔科夫。1763 年艾明创作的《无常的命运》(又名《米拉蒙德奇遇记》)是俄国第一部独创的长篇小说,曾广为流传。他还创作了俄国第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地米斯托克利历险记》,俄国第一部书信体小说《艾米涅斯特与多拉弗拉通信集》。与艾明相比,楚尔科夫更加关注社会生活和普通人的生活际遇,可称为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他为后世留下了《爱嘲笑的人》(又名《斯拉夫故事》)、《阿基琉斯历险记》、《俊俏的榭娘》(又名《荡妇奇遇记》)等作品。他们作为小说园地的拓荒

者,为俄国小说的发展铺垫了道路。

18世纪最后20年是俄国感伤主义流行时期。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卡拉姆津,他以革新精神在爱情小说、历史小说、“哥特式”小说等不同题材领域进行尝试、探索,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他的小说《苦命的丽莎》、《大臣之女娜达里雅》和《城总管夫人玛尔法》代表了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卡拉姆津笔下的人物不再是某一类人的代表或抽象思想、道德的符号,而是形象鲜明的、个性化的、活生生的人,他描写的是他们的命运遭际和喜怒哀乐,尤其擅长揭示人物细微的心理活动和感情变化。他的小说结构严谨,叙事生动,感情浓烈,语言活泼自然、富有表现力。正是经过卡拉姆津的创作实践,俄国小说才有了质的飞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才真正形成。

进入19世纪,俄国发生了对文化和文学有深远影响的两大历史事件: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这两大事件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俄国社会意识的觉醒和高涨,正是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下,俄罗斯民族文学才得以建立;而且为西学东渐提供了契机,通过十二月党人,进步的西方文化,特别是以自由、平等、人道主义为其精髓的人文精神传入俄国,使西方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碰撞,进而交流、融汇,才造就了19世纪俄国文化和文学的灿烂辉煌。

19世纪20、30年代是浪漫主义主导俄国文坛的时期,浪漫主义中篇小说曾一度繁荣,按题材可分为历史小说、上流社会小说、幻想小说等,代表作家有名噪一时的马尔林斯基及奥陀耶夫斯基、波戈津、波列伏依等。30年代,长篇小说开始兴盛起来,一类是追思往事的长篇历史小说,以浪漫主义小说家拉热奇尼科夫的成就最高;一类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世情讽刺小说,主要作家有伊兹梅洛夫、纳列日内等。后者的《俄罗斯的吉尔·布拉斯》(又名《契斯佳科夫公爵奇遇记》)在俄国流浪汉小说(即“骗子小说”)的发展演变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被认为是果戈理的《死魂灵》的前奏。

20年代起现实主义逐渐兴盛起来,至30年代末期最终取代浪漫主义而成为文坛中的主流。

20、30年代是俄国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小说创作迅猛发展,并逐渐超越诗歌、戏剧而在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一时期,普希金登上文坛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其他散文作品为现实主义小说奠定了基础。他的丰功伟绩是最终完成了建立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历史任务,正是从他开始,俄国文学才赶上欧洲文学前进的步伐。

40年代是俄国现实主义小说胜利并迅速崛起的时代。这一时期,“文坛盟主”果戈理的创作,特别是他的《死魂灵》为现实主义小说树立了光辉范例,有力

推动了小说艺术的发展。一批青年作家师法果戈理,形成所谓的“自然派”。别林斯基认为,“自然派”代表了俄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充分肯定了这一新的文学流派的功绩。在捍卫“自然派”的斗争中,别林斯基全面而系统地阐明了他的美学观,为现实主义小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样,在果戈理的带领和别林斯基的指引下,“自然派”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文坛的主力军,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如格里戈罗维奇的《乡村》和《苦命人安东》、赫尔岑的《谁之罪》和《偷东西的喜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谢德林的《矛盾》和《一件错综复杂的事》等等。现实主义小说取得辉煌胜利,从此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50、60年代俄国小说园地姹紫嫣红,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小说家风云际会,灿若群星,交相辉映,形成一支强大而卓越的创作队伍。40年代涌现的许多优秀作家如日中天,创作正值巅峰时期;同时,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作家也步入文坛,为作家队伍注入新生力量,改变了贵族作家一统天下的格局。50、60年代的小说广泛反映社会现实,深刻揭示时代的矛盾,题材更加丰富多样;迫切而尖锐的农民问题,城市底层人民的疾苦,工人阶级的生活及斗争,“多余人”的命运,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平民知识分子即“新人”的精神风貌,此外还有与“新人”小说对立的所谓“反虚无主义小说”等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问题都在小说创作中得到反映。小说体裁类型多种多样,中短篇小说继续流行,长篇小说优势明显,其中既有社会批判小说和讽刺小说,也有社会心理小说、社会哲理小说、社会政治小说、史诗性历史小说、自传性小说等。艺术风格、手法多姿多彩,特别是心理描写艺术日臻完美,俄国小说这一独树一帜的美学特征已展现出它的艺术魅力。

70年代俄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即农奴制废除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促成了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这一革命运动成为贯穿整个70年代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一般俄国文学史常常将70—90年代划为一个文学发展时期,但我们认为,不论就社会发展阶段,还是就小说所呈现出的特点,将70年代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更合适。

70年代俄国小说继续繁荣。老一辈作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不断推出名著佳作,成就卓著。在70年代俄国进步文坛上,谢德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曾经写过“反虚无主义小说”的列斯科夫思想发生转变,逐步接近进步文学阵营,创作了代表作《大堂神父》和许多优秀短篇。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随着民粹主义运动的开展,一批民粹派作家登上文坛,他们的作品对于了解资本主义崛起后的俄国社会现实,特别是农村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的资料。作为一个作家群体,民粹派小说家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

或缺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的小说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变迁,作家关注的焦点发生变化,目光集中在俄国踏上资本主义道路后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小说题材更加广泛。探索型主人公大量涌现:有探寻新的人生道路的贵族青年,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反抗者,有愿为人民解放献身的革命知识分子等。适应 70 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特写、中短篇小说类的小型体裁崛起,成为小说创作中的一道令人注目的景观。小说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推陈出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独创的复调小说和怪诞、梦幻、象征等手段,谢德林的夸张、荒诞的讽刺艺术,民粹派小说家的艺术描写与政论相结合的叙事方法等。

19 世纪最后 20 年是俄国历史上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面临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各种社会思潮进行着激烈斗争。而社会思想斗争的复杂性、激烈性决定了小说发展的多元化、多取向。这时期,小说流派繁多。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独领风骚的局面被打破,但仍保持着其主导地位。老一代作家仍壮心不已,老马奋蹄;年轻一代新秀辈出,头角峥嵘。契诃夫、柯罗连科成为照耀文坛的两颗明星。同时,80 年代自然主义出现,90 年代象征主义兴起。而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应运而生,新浪漫主义又成为弥漫于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一种思潮。各种思潮、流派互相冲突,又互相借鉴,互相影响,形成多元并存、共同繁荣的新景象。

俄国文学正跨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白银时代”。

三

现代文学批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但每一种批评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切入和观照文学现象,都有自己的特点,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对待文学批评方法,我们既不赶时髦,生搬硬套,也不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灵活运用。但是,既然文学归根结底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是形象地反映生活,是人类的一种审美创作活动,一个作家、一部文学作品,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以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反映一定阶段的社会生活,不能超越时代,不能超越历史。那么,我们认为,研究文学、包括研究俄国小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社会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相结合的批评方法,是最切实的、有效的。也就是说,既要作家、作品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其社会思想意义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同时,也要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恰如其分地指出其历史的局限性,还要从审美的角度,对其艺术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我们注意到,一般俄国文学史(包括俄国学者撰写的文学史)偏重作家、作品

的思想性研究,而忽略其艺术性的评析,所以,我们这部论著力图对这种偏颇有所矫正,注重对小说艺术的审美透视,不仅对俄国小说每个发展阶段的艺术特点进行总结,而且加强了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的品评和赏析。当然,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此外,在分析作品时,我们还尝试运用了原型批评、心理批评、比较方法等,点点滴滴,很不成熟。

俄国小说作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作为世界文学中的一部分,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是在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母体中孕育成长的,是在与世界文化和文学,特别是与欧洲文化和文学的对话、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把俄国小说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进行研究,而应当将它置于世界文化与俄国文化的坐标系和参照系中进行考察、研究,探讨社会政治、思想、宗教、哲学等文化因素对小说发展、演变的影响;要把它放在欧洲小说的大系统中,进行横向的、共时性的比较研究,既阐明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又突出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规律和民族特点。这就需要广阔的学术视野,更需要占有详实的资料。在这方面,我们自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切盼同行们继续努力,做更深入研究,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第一章 11—17 世纪俄国小说的孕育和萌芽

11—17 世纪为俄罗斯古代文学时期,俄国文学史一般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基辅罗斯时期(11—12 世纪),蒙古人入侵和东北罗斯统一时期(13—15 世纪),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和巩固时期(16—17 世纪)。如果依照俄国小说发展的轨迹来看,我们则可以将 11—17 世纪这七百年的文学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11 至 16 世纪,是俄国小说的孕育期;第二阶段——17 世纪,是其萌芽期。无论前一阶段还是后一阶段,俄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联系过程中,外国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随之被译介到俄国,这对俄国小说的诞生无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俄罗斯本土最早产生的宗教文学和世俗文学则是催生俄国小说问世的决定因素。

第一节 俄国小说的孕育

小说是文学家族中的后起之秀。尽管对小说的界定、小说的起源等问题分歧颇多,但小说的兴起晚于史诗、戏剧、诗歌,对此多数论者恐无异议。同欧洲小说一样,俄国小说也是文学中的“后生子”。小说的诞生离不开文学和文化母体的孕育,最初,它也扯不断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史诗、戏剧、诗歌的血缘关系。欧洲小说如此,俄国小说亦然。

公元 988 年,基辅大公符拉基米尔定基督教为国教。为了宣传基督教教义,从拜占庭、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引入了大批宗教书籍。基辅罗斯时期,圣经的某些重要部分,如《旧约》中的摩西五经、列王记、士师记、先知书、《新约》中的福音书等已被介绍进来,而完整的圣经是在 15 世纪才被翻译过